

李零 著

放虎歸山



I267.1/187

2008

李零 著

放虎归山

(增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虎归山/李零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1

ISBN 978 - 7 - 203 - 05963 - 9

I. 放… II. 李…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344 号

放虎归山

著 者: 李 零

责任编辑: 梁晋华

特约编辑: 黄海龙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08 (综合办)

E — 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15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5963 - 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版序言

《放虎归山》是我的第一本杂文随笔集，1996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编入《书趣文丛》第四辑，责编是吴彬（署名脉望）。

这个集子收了二十五篇文章，加上代序和后记，只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当时卖得还不错，好些朋友读过，很喜欢。他们鼓励我，说思想、文笔都好，我也觉得，其中有几篇还可以，至少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此书售罄已久，老是有人提起，劝我再版。其实，那本书错字很多，好心人经常向我指出。我也想，应该把它修改一下，不然，对不起读者，但老是抽不出时间。

1980年代，我很学术，几乎一点杂书不看。1985年后，我对自己很不满，觉得自己像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1988年，我开始写点半学术不学术稍微离专业远一点的东西，文章全是用笔名，没人知道我是谁。如收在集中的头两篇，就是用笔名。笔名“吴欣”是谐音“无心”，表示心不在焉，玩票而已。这两篇东西，都太严肃，放不开。其中第二篇，

发在《东方纪事》上，文章是用笔名，但目录下有个顾问名单，里面有我，是用真名。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给我加了个头衔，叫“理论家”。

我心想，真逗，我算哪门子理论家？

吴彬劝我编这个小册子，当然和《读书》有关。

我在《读书》发文章，第一篇是《纸上谈兵》（即现在题为《纸上谈兵——装孙子》的那篇），登在1992年11期。在这之前，我和《读书》没关系，既不是它的作者，也不是它的读者，不订也不买，根本没工夫看。

这以后，1993、1994、1995、1996年，我在《读书》连续发过几篇文章，都是用真名真姓。我开始变成《读书》的作者。这些文章，多是读书杂感，写着玩。没想到，《汉奸发生学》给我闯下大祸，夸我有一大堆人，骂我也有一大堆人，舆论哗然。

吴彬让我编集子，我也没想到。因为我拢共也没写过几篇杂文。

1995年夏天，憋在西雅图编集子，手头只有十篇文章，勉强可以称为杂文，《读书》上五篇、《读书》外四篇，加一篇没发表的日记，就这么多。

因为数量太少，我加了六篇序跋。可是，加上这些也不够。那年夏天，我一口气写了九篇文章。

最后，穿靴戴帽，写序跋。我给这书起了个怪名，叫“放虎归山”，感慨万千，大谈老虎，吐不能读书之苦。

这本集子，就是这么凑起来的。

我的《放虎归山》，写于1988-1995年，转眼间，十二年就过去了。重读旧文，有如历史回放。天道轮回，恍如隔世。

现在的事，真假难辨，只有一件事假不了。仿佛一夜之间，中国阔

起来了。

历史，就怕对比（其实它的妙处就在这里）。

1988-1989年，那时的气氛，回头看，真让人难以相信，当时的主流是骂祖宗，“弘扬”说没有市场。现在的气氛是卖祖宗，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想。

还有，学校的气氛，哭穷的气氛，也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学校，阔得很。

我说的“脱俗致雅”怎么样？知识分子都雅起来了吗？儒林的鸟儿会唱歌，又换了什么调？

当然，复古的风，那时就有，包括故里开发，现在还值得奇怪吗？那真是遍地开花。

我说，三星级宾馆，一天八十五元。当时嫌贵，现在算什么？

俱往矣。

这次再版，我对内容做了一点调整，一是删去旧版的六篇序跋和《吃苍蝇》，二是加了近作十篇，三是对旧作分了分类，三两篇一组，加个标题，看上去醒目一点。

旧作，头两篇，我叫“在启蒙的光环下”，主要是评述80年代以《河殇》为高潮的启蒙思潮，这和当今时尚正好相反，值得回味。我给他们泼凉水，值得纪念。

下面三篇，“大树飘零”，是写人，朱德熙、陈建敏和我父亲。他们都不在了。我想写的人还很多很多，以后应该专门写，题目都想好了，叫“我的天地君亲师”。

“屠宰时光”，就是 kill time，全是我在美国的感想。“大雨涟涟，小雨绵绵，飞来飞去又一年”。我有很多胡思乱想。

“临终关怀”，是讲校园和知识分子。抚今追昔，放眼世界，我的评语，就四个字，“大势已去”。学者呼唤的“人文关怀”，更像临终关怀。

剩下两个题目，是我的保留节目，“纸上谈兵”谈军事，“闭门造

车”谈男女。它们都是歇后语。

读《花间一壶酒》，大家不难发现，很多文章，还是延续本书的话题。

我的近作，是按写作时间排序。随便挑几篇，不是全部。

《关于〈花间一壶酒〉的访谈》、《生活中的历史》、《说话要说大实话》，是向读者介绍我后来的杂文集：《花间一壶酒》。

《为什么说曹判和曹沫是同一人》，也和这个集子里的两篇文章有关，我是替读者答疑解惑，消除误会。

《南白和北白》、《南城读书记》、《说名士，兼谈人文幻想》、《万岁考》是几篇戏作。

这里，最重要的文章，还是《传统为什么这样红》。这篇讲话，是给当下的孔子热、读经热、传统文化热降温。就像当年，我给怨天尤人骂祖宗泼凉水一样。

发烧是病。我对热，总是持怀疑态度。

2007年12月2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放虎归山（代序）

读书有趣，读闲书更有趣。尤其是茶余饭后，枕边厕上，一边咀嚼文字，一边品味人生，那才叫莫大享受。然而可笑的是，我虽坐拥书城，手不释卷，却少有时间，难得轻松，枉担着一个“读书人”之名，多少年下来，从头到尾看完的书几乎没有几本。一次性消费，最容易被朋友借走的书当然早就不买，比较有趣，准备将来一定要读的书也束之高阁，只有节衣缩食换作“吃饭家伙”的大部头，沉甸甸压满书架，供我爬高上低，东一本西一本，此一页彼一页，翻来查去，点缀于刻意求深的学术论文之中。时间长了，我自己都糊涂，不知书读我还是我读书，好像庄生梦蝶一样。

为写作特别是为了做学问而写作，去读书或不如说查书，当然是很严肃，很艰苦，因而也很悲壮的事情。这就像职业运动员为了那些宝贵的一厘米、一秒钟，同如云的强手搏斗，跟生命的极限较劲，流血流汗，浑身伤残，无论捧杯而还还是抱恨而归，都免不了大哭一场，让我们这些观众也跟着掉泪。可是话说回来，运动员既奉健身为宗旨，为全民树榜样，结果拖个病身子回来，却也不无讽刺。大家都说体育的精神

是“贵在参与”，然而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哪儿？我看还是在那些每天早上，花间林下，抻胳膊踮腿，摇脖子晃脑袋，从来也不知冠军为何物的人当中。同样，我相信，真正的读书大概也在于忘掉学术。为此，我很怀念过去的读书生活——插队时候的读书生活。

因为梦想有一天能摆脱学术，自由自在地读书，东拉西扯地聊天（口谈或笔谈），我常常会想起一个词，这就是“放虎归山”。

提起老虎，谁都知道，这是一种与猫相像而极为凶残的食肉猛兽。俗话说“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放虎归山”本来并不是好词，那意思常常是说把穷凶极恶的歹徒放回匪巢，让他继续干坏事，可是近来由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平反昭雪，老虎的形象已大为改观。

中国的老虎有三种：一种是东北虎，高大而皮毛美丽，据说与俄罗斯的乌苏里虎同种；一种是华南虎，与华南人一样，比较矮小；还有一种是西藏的虎，我从未见过，只是听从西藏回来的朋友说是与南亚的孟加拉虎为一家。记得小时候，人们总是说华南虎多而东北虎少，所以我老是爱到动物园去看东北虎，对于华南虎不甚珍惜。但现在噩耗传来，情况却是：东北虎虽濒于灭绝，但尚未死光；相反，真正绝种（在野外绝种）的倒是华南虎。中国人多，而华南尤多，如水潦尘埃归焉，此虎之所以亡也。即此一端已足证明，“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乃是人类的颠倒黑白。

人类对老虎的偏见，在他们对整个动物界的偏见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其圈子内部各种偏见的象征。例如前一阵儿，学界为“东方主义”起争论，有些后现代的批评家把张艺谋的电影斥为“后殖民主义”，视外国的各种大奖如圈套，而反诘者则讥刺对方是堕入被批评者的话语，建议大家“各挖祖坟”。他们所说的各种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或他们对其他文化的歧视与偏见（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若比起他们对动物的偏见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们不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动物自身的善恶美丑，还按我们的想像给他们乱派角

色，什么蝴蝶漂亮，孔雀美丽，猴子聪明，狐狸狡诈，蛇蝎狠毒，虎狼凶残，猪驴蠢笨，牛马勤劳，甚至就连猫狗都有忠奸。我们从小就受童话洗脑，对这一套早已心安理得，态度之蛮横超过最老牌的帝国主义。我怀疑，人类对同类的歧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定要把对方置于“禽兽”或“畜生”的地位（“亚圣”孟子已用这样的话骂人），恐怕正是此类偏见的推广。

现在华南虎死光也就死光了，要紧的是赶紧抢救东北虎。我听说这种独行侠似的猛兽，不但择偶不易，交配也难，为了让它们有足够的种群数量，不致因近亲交配发生退化，最好还是把它们集中饲养。但也有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把它们放归山林，以免胡吃闷睡，娇惯坏了，“养虎不成反类猫”，失去虎之为虎的天性。最近，有位帮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做事的朋友从东北回来，听说一件怪事：在某动物园，为了拍电影，有人拿活鹿饲虎，鹿见虎直哆嗦是不用说了，奇怪的是，虎见了鹿也纳闷，跟着哆嗦。对养虎，咱们是外行，耳食之余不能赞一辞。但愚见以为，假如没有人类猎杀的危险和交配上的困难，“放虎归山”才是真正的上策（和“驯化”相反，专门术语叫“野化”）。

记得二十年前，每当我乘 103 路无轨电车经过沙滩、美术馆和灯市口，我都会对这个现在我极为熟悉的“金三角”感到神秘莫测、肃然起敬，因为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华书局正坐落在那里。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我第一次踏进这些破旧建筑的门槛，是怎样热血上涌，怦然心动。然而现在，当我在学术的殿堂中流过很多汗也洒过很多泪，困倦不堪，敬意全失，黄泥小屋，一盏青灯，过去读书的情景又会一次次浮现于梦中：

尽管那时的书很杂也很俗，人很年轻也很幼稚，我一心想做一个学者，但毕竟不是一个学者。

1995 年 7 月 27 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目 录

新版序言	1
------------	---

放虎归山（代序）	1
----------------	---

在启蒙的光环下

历史怪圈	2
------------	---

服丧未尽的余哀	8
---------------	---

大树飘零

最后的电话	22
-------------	----

上海有个陈建敏	27
---------------	----

读《少年先锋》	35
---------------	----

屠宰时光

“徒劳”的悲壮	44
---------------	----

当代《封神榜》	53
---------------	----

汉语中的外来语	62
---------------	----

临终关怀

太史公去势	70
-------------	----

文人相倾	75
------------	----

纸上谈兵

“真孙子”（山东日记）	80
纸上谈兵——装孙子	96
侠与武士遗风	105
汉奸发生学	113

闭门造车

高罗佩与马王堆房中书	124
闭门造车——房中术	135
惧内秘辛（一）	153
惧内秘辛（二）	158

近作十篇

伟大不需要吹牛	166
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	172
关于《花间一壶酒》的访谈	179
生活中的历史	185
说话要说大实话	192
南白和北白	200
南城读书记	204
说名士，兼谈人文幻想	208
万岁考	215
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219

原版后记	237
------------	-----

在启蒙的光环下

▼历史怪圈

▼服丧未尽的余哀

历史怪圈（答记者问）

《河殇》问世后，许多学者已对《河》片引为依据的史实和理论提出了质疑，这里，仅就《河》片中的一个主要视角——文化反省问题，请两位学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下G代表高王凌，W代表李零（笔名“吴欣”），C代表记者陈小雅〕。

C：最近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与其他“黄河片”、“长城片”不同，是一部历史文化题材的“反思”片。你们二位都是研究历史文化问题的，对此有何看法？

G：现在所说的“反思”，主题是“反传统文化”。它是同“弘扬传统文化”唱对台戏的。有人讲，“反思”是引人向前，“弘扬”是拉人退后。这种话题，一百多年前，大家就热衷过。但我认为并非除了这样的一捧一骂，我们就别无选择了。

W：现在两种风，从文化气候上讲，还是骂占上风。“四人帮”垮台后，大家痛感中国落后，这个情绪压倒一切。近年来，很多写历史文化问题的作品都以此为基调。只不过用影视手段这种大众媒介来表现这

个基调，这还是第一次。

G：直率地讲，我们对“弘扬”说并不赞同。现在很多人讲孔子、讲中国文化特性，以及民间艺术的发掘等等，都带有一种“假古董气”，但我认为，《河》片反映的情绪是个更值得批评的现象。很多人都说要反省中国历史，但认真看一下，恐怕还是以肤浅的“比较”居多，是顺着“文革”结束后的那种情绪做惯性运动，很少对自己习惯的认识方法和思维角度进行反省。也就是说，没有受到怀疑的恰恰是怀疑本身。

W：一讲历史文化，大家就心情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受这种心情支配，许多问题就会变成“神话”。《河》片是一个缩影，它反映了“古、今、中、外”现在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东、西方文明本来是相互隔绝的，“君住球之西，我住球之东”，不在同一个竞赛场地，但近代以来，大家或早或晚都卷入了同一竞赛。从前我们对农业文明有很大贡献，但现在却丢了“老大”，特别是在航海的问题上，历史给了“公平机会”，但我们却坐失良机，一蹶不振，以至今。

C：在交通和商业文明没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海洋和高山一样都意味着隔绝，是吗？

W：现在讲历史，有许多人是以 50 年代的“常识”为材料，按 80 年代的情绪进行编写，搞出一些误解。拿“闭塞”和“开放”来说吧，现在有一种神话，就是海洋使人相联，陆地使人隔绝，我们吃亏就吃亏在不航海，是个“闭塞”的文明。《河》片也把西方文明叫“海洋文明”，叫“蔚蓝色的文明”，正好与我们这个“黄土地”形成对照。其实，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西方的农业文明也是内陆文明，他们的农耕文化是源于西亚，从东南欧分两线向北、向西传播，走中欧的那条线特别发达，也是在黄土地带上发展起来。他们航海，范围也很有限，一直是在地中海这个“小澡盆”里打转转。其文化传播半径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都不比我们大。我们古代也一直航海，郑和以前就航海。古代航海都是沿海岸线顺边溜，或从小岛跳跃，但我们这边是个“大池子”

放虎歸山

(夹在三个大洲间)，英文叫 Pacific Basin。它太大了，不但不能使人相联，还使人隔绝。

在这个“大池子”里，美拉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的居民是最古老的航海民族，但地理大发现时，他们的发展程度也最低。《河》片把黄河流域文化领先于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看作“内陆文明”打败“海洋文明”，认为此事“埋伏下”我们民族“日后衰败的命运”，而且从“河姆渡”一下就跑到了“深圳”，这都是一些错误印象。

G：很多人以为搞中国历史就剩下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长期停滞，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一把尺子量天下”，于是产生中国为什么吃粮食不吃肉？为什么用方块字不用拼音文字？为什么是“大一统”而不是四分五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而不搞宗教统治？以及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等等，也许凑一凑可以叫中国的“十大怪”。我认为，中国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追问。工业文明的发生，与农业文明的发生不同，是从一点出现，然后传遍全球。这种体系一经形成，再谈其他国家独立发生的问题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资本主义的带头国家很少，其他都是受传播影响的后发类型，大家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精力。如果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以及全世界一百几十个国家，他们的学者也都像我们这样，非要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自行进入资本主义，那么是什么结果？我有一位朋友曾说，恐怕中国社会并没有“长期停滞”，倒是我们有些人的心智是“长期停滞”了，就是指这种现象。

C：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在引导人们反封建、争民主上是有意义的，但发展到一种民族自卑的地步，似乎就走偏了。现代一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各类文化都有自己生长、存在的条件和价值，无优劣可言，你们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W：文化当然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缩小这些差别。古与今，中与外，在大家心里老是摆不平，正如台湾作家龙应台讲的“挣

扎在崇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既自卑又自大，或者甚至是交替的自卑与自大，想“忍”完了再“狠”，重新当“老大”。干吗我们就不能“正眼看西方”，“正眼看中国”，改变一下这种变态心理呢？

C：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态呢？

W：中国近代以来，挫折感太大，所以“竞赛意识”极强，老是想用大目标给自己打气，甚至有人以为现代化就是玩命开发，为了几毛钱，其他都可以不顾，这究竟是低目标还是高目标？是“现代化意识”还是“开发国家的特殊性格”，一种失衡心态？我看很清楚。

C：现在有人讲，中国要紧的是“滞后”而不是“超前”。

W：穷极了，就把门槛砍了当柴烧，这种低目标的追求和当“老大”的想法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

C：中国人受“差距感”的压力太大，所以感到历史的包袱太沉重，这是个实际问题。

W：大家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身边那么多可气的事。问题是一骂祖宗，二骂山川，三骂人口，这些都是历史给定的条件，好像《老井》的问题一样，骂完了还是没水喝。中国现在的事搞不好，有远因，有近因，更重要的责任是在我们自己。

C：那么你是否觉得，历史和现在的问题应分开谈？

W：是的。但我并不是说历史与现实没关系。我这样讲是要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的真正关系。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最初，他感到困惑的是，抗战后国民党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台，他想弄明白这件事，但后来发现，这至少要“退后”二三百年的，才能弄清，所以后来才搞明史。他强调“向后退”，是因为只有“向后退”，“视角”才能扩大，看到的画面才比较宏阔，才能找到现实的准确坐标点，才能看清未来的方向。他说，人的眼界都受到生命尺度的限制，这个尺度只有一百年，太小，逼得太近，反而看不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学是为了“超越生命”。“超越生命”也是贯穿于哲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的一种主题。